宋元學案七

濂溪　明道上

ニ十3
485
7

B 13

B
28
7

東京大學圖書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 父輔成 附鄭向 高平講友

子壽

子燾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私淑 蘇軾 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

子顥 別爲明道學案

子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宿 從子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

劉虹

支那所錢物有

傳者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子文仲——
並濂溪講友子武仲——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于平仲

趙抃

濂溪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

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數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燾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于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

學焉即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攷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絶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于微辭奧旨尚有未盡會取蕺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間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蕺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

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卽元亨成性卽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係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强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辟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誠幾德第三

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于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閒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絶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百家謹案幾字卽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庵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身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于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閒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于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

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于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愼動第五

愼動卽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辟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愼動

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愼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

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閒認箇中非是于善惡之閒認箇中
又非是于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
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
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
中正卽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
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敎聞過則可賢
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于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
之人是非顚倒卽聞過不以爲過并有以已過自得意爲
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此誠動于
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思
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
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

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卽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窘窮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

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雲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徧閱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裹藏鍼卻從輭處煞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眞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靜非不動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

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烏獸馴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焉嘎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

孰爲有處有水卽爲氷孰爲無處無氷卽爲水欲與天理虛
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
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于己儘不公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
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
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
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
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

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
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
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
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
化以心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
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教萬世在何處

百家謹案通書屢津津于顏子蓋慕顏子默體聖蘊無此二

少表暴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卽是天爾法爾天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蘊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蘊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愼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愼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于吉其靜不瀆生而不匱其出無方其爲不止聖人原不會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愼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本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第

最勘得親切此爲愼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于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合廢興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本火相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客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謂動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顧諶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陋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後可從心所欲以造于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

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屢言師道著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艮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于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于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于幾爲聖人其妙用九在于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于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于幾之動故愼動次之動而得正爲道故道次之得正爲道不淪于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于人必思于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

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于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辟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餘姚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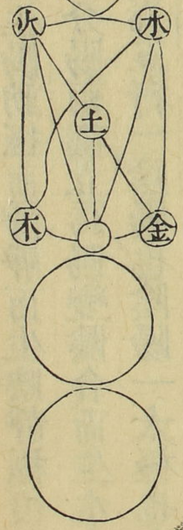
鄞縣全祖望修定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太極圖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蕺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腳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于形神之際由是殼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

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閒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于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于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宗羲案朱子以爲陽之動爲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爲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旣爲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爲用秋冬與吸爲體哉緣朱子以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梨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

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是爲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眞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蓋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慨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脚旣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于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爲一物形上形下判爲兩截蔵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于天此道不清楚則無有能清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辯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

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後世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

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朱答曰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義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

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

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段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

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

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

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

朱曰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

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
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
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
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
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
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
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
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
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紬古書爲
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
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
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
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謂之無極誠令以
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
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

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
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
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判而不宵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
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倘空
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
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
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
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
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
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
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
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

朱曰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
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
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顚撲不破
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
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
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

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羲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閒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于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眞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卽是是尋無極之眞于二五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于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譽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于模寫不得已畫爲圖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于圖首發此

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于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己丑已敘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

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
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
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
兌二乾三者郎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
之陰郎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
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　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
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郎太極圖之右方陰靜
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郎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
也河圖之奇偶郎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
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

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
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郎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
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
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
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
眞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
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于心曰仁
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
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
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

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

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于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旣有兩端

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

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雜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涬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

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妄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卵成男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卵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踰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兩關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宗祖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即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于悻躁而有詆毀之理明嘉靖南禺豐氏坊作易辯辯太極圖說滔滔八千餘言故索垢瘢此不足述者至于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于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畧先叔父晦木憂粟學易中太極圖辯于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倂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于儒也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于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

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熛烈惟溫養而和燠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元牝之門元牝卽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臟

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
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
黑白兩相閒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
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
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鍊己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脫胎
求仙眞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顚倒其序更易其名
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
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
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
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
曰陽動陰靜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
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
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元牝之
名曰萬物化生願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
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
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
推動靜就非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尚未生安
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
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
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
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

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
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繫言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
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
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圈在方士爲元牝鍊化
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圈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
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
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
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剛

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
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
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非分陽而立天分陰
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
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
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雜
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
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

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侔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耶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于無何有之鄉懃懃然似非人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

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宜乎爲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蓋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況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列此圖說于首而止附于通書之後幷載仲父之辯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黎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辯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于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嘵嘵莫能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

附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謂養心不止于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于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旣誠矣心焉用養邪

顧諟謹案子劉子曰告子原不識性故曰生之謂性買櫝而還珠荀子原不識誠故曰以誠養心握燈而索照若識

得卽如此說亦不妨

嘉祐四年蒲宗孟泛蜀江道合州初見先生相與欵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乃以妹歸之先生初娶陸繼以蒲祖望謹案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阿附新法何邪

熙寧四年先生領廣東憲事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嘯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欲以病汙塵紱邪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顧諶謹案子劉子曰程子十二年化个喜獵心不得獵心躯在那學得成故曰有多少病在若一旦消化得便一旦學成得不然十數年來竟費了幾場交戰又曰方未見時不知閃在何處了知此可知未發之中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

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勞嫠陋于希世而尙友千古

呂榮陽曰二程初從濂溪遊後青出于藍補

呂紫微曰二程始從茂叔後更自光大補

雲濠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卽序錄所本補入于此

胡五峯曰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晝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補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

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爲先生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于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而于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唯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黃勉齋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固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師友雅言曰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

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
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
合之外以爲唯聞之茂叔者恐是此補
黃東發曰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于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
一二合于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
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
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于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
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吳草廬曰周子生于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士君子有
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
羅整庵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
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
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
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
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
即氣即理絶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
矣
高景逸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
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闢佛者
矣
宗羲案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

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眞得力處靜妙于動動卽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祕固在是矣而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摶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于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于釋氏矣此皆不食其哉而說味者也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摶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萇宏也使其學而果非乎卽日取二氏而諄諄然辯之則范縝之神滅傅奕之昌言無與乎聖學之明晦也顧涇陽曰周元公不闢佛高忠憲答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豈不信哉

百家謹案周子之學在于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已自明言之矣後之儒者不能通知其微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過甚朱子曰竊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夫無極二字且無論出于外氏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之前已有無極之說矣眞西山曰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顧涇陽曰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犧也又曰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直與河圖洛書相

表裏夫河圖洛書原屬渺茫之事茲不具論顧既經羲皇之仰觀俯察則之以畫卦又經文王周公孔子一闡再闡三闡大著于天下必無盡廢四聖之所已著者而偶傳方士之圖換其名色便謂可與列聖齊肩且更謂周乃生知之聖而孔子僅九千鎰此則未免標榜尊之太高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之偈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遊久之無所入總教之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元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卽與結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實非師事也至于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爲異端莫之齒也先遺獻嘗辯之其過圓通寺詩有云何須孔墨話無徵者此也嗟乎儒釋分途氷炭迥別談學者動以禪學詆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爲正道釋氏之所以爲異端非從門戶起見也蓋實因吾聖人之道由仁義禮智以爲道德忠孝愛敬以盡人倫慈祥恭儉以應事機財成輔相以理民物存順没寧其視生死猶晝夜也而釋氏止以自了生死爲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蝘蜓蔓蝨賊生民總由其視生死事重豫辦死地雖生之

日無異于死故自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一切空之聽六根之交于六塵而應事無情任善惡之無主猖狂而有無不著此如憂廬室之崩頹而先自焚之也而其尤可痛惡者創輪迴之說謂父母爲今生之偶值使人愛親之心從此衰歇而又設爲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之談誇張鑿鑿所以爲異端也非謂凡從事于心性克已自治不願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誣之爲禪也是故同一言性儒者之性善而釋氏之性空也同一言心儒者之心依乎仁而釋氏以無心爲心也同一言覺儒者以天理爲聞道而釋氏以無理爲悟也種種懸絕曷可勝言柰何全不知儒釋之根柢而妄加訾議乎試觀元公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爲學精深孝于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于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亦何惡于禪學乎卽或往來于二林以資其清淨之意亦何害邪至于受學于周茂叔之言親出于明道之口豈以仲尼二字疑子思之不爲宣聖孫乎此皆未免有意抑之過甚者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菽于奉身而燕及勞薾陋于希世而尙友千古此則不亢不卑延平李氏謂是知德之言善形容乎有道氣象者也

太中程先生珦

程珦字伯温洛陽人明道伊川之父也官至太中大夫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年八十五

梓材謹案先生兵部侍郎羽之曾孫黄陂令遹之子也先生復爲黄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遂家焉生明道伊川二子後歸洛中慶歷間起爲南安通守與濂溪遊因以二子受學云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人二程偉矣而不過少時師之其餘無見于世者其講學之友得數人焉曰胡文恭公宿曰周文敏曰傅耆曰李君平梓材案君平益卽初平傳寫之譌曰王君貺曰許渤

文恭胡先生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先生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先生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盡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先生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先生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

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于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其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先生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邶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閒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拜樞密副使先生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先生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愼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從子宗愈入元祐黨籍嘗受學于歐陽兗公參史傳

附錄

先生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濂溪與先生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遯逅先生于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受易書濂溪志

周先生文敏附門人劉虹

周文敏者安仁人也篤學敦行不求聞達嘗與濂溪講學廬山濂溪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門人侍郎天台劉虹志之謂其直

氣摩虹云補

知州傳先生者

傳者字伯成梓材案二程遺書附錄有伊川謝傳者伯壽乎謁稱長官祕書是先生當字伯壽　遂寧人也皇祐進士勵志爲學濂溪先生判合州聞其賢以書通訊先生往從之及歸遺書謝曰曩接高論默有所得不至墮時好矣雲濠案濂溪志山陽度氏曰伯成從周子遊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在永州又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　累官至知漢州補

祖望謹案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經于不傳之言則所自得者多呂滎陽汪玉山所言未可謂其不然而必謂太極通書之授受正洛下也先生雖言論風旨不傳然二百年後度正從其家以求元公之遺墨

尙多有之安得不列之學案中郪蜀中學派當首先生其後范醇夫學于司馬氏譙天授謝持正學于程氏馬巨濟學于關中呂氏以啟南軒鶴山諸公之盛子故特表而出之

郡守李先生初平

李初平失其字慶歷六年元公令郴先生爲郡守知元公爲高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既聞元公論學先生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元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先生遂悉心聽教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先生卒子幼元公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百家謹案先生爲元公上官有謂不當列弟子者夫學以

傳道爲事豈論勢位自古至今有弟子而不能傳道多矣以先生之虛懷問業悉心聽受二年有得與二程同列諸弟子之班足見先生之盛德又何嫌哉又何嫌哉梓材案說亦有理顧謝山于臺底濂溪門人抹去李先生之名是仍列講友而不列弟子也主一是

懿恪王先生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雲濠案先生原名拱壽仁宗賜以今名故字曰君貺累官吏部尚書謚懿恪伊川程子曰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郤公拜今郤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參濂溪志

祕丞許先生渤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會祖德恭終于華州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先生天禧三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卒年七十疾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參范忠宣集

祖望謹案先生在潤州與范文正公胡文恭公同元公遊每日晨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定終日不易與其子隔窗而寢其子讀書聲琅然竟若不聞也程子嘗曰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子謂如斯人者蓋極力子爲學大非流俗可及惜其守之過堅不知通方之學也梓材案此條原稾有云許渤不知何所人也今以其爵里可攷而節之

提刑孔先生延之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雲濠案會南豐誌墓作四十七世孫慶歷進士九年遷至司封郎中平生與濂溪友善在廣西寬恤民

力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諸子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參江西人物志

濂溪同調

清獻趙先生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累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擢參知政事王介甫用事屢斥其不便乞去位知杭州改青州復知成都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參史傳

附錄

劉元城語錄曰趙清獻求絶欲挂父母像于臥牀王右軍不欲仕自誓于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爲則止耳何必爾

呂紫微童蒙訓曰榮陽公嘗言侯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公曰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朱子跋清獻家問曰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之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道行之篇者可攷也而公于佛學蓋沒身焉何耶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謝山周程學統論曰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

士沖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秖呂芸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愈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于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于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于諸家出入于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邪則未嘗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于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于延平至于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太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于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于周子則又不知

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于後學者莫粹于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眞原于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于朱子而墨守之也

濂溪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別見蘇氏蜀學畧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氏家學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胡氏家學

簡修胡先生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孔氏家學

舍人孔先生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長源子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呂申公曰經父本以伉直稱然蓽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蓋指其劾伊川也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參史傳

待制孔先生武仲

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同上

郎中孔先生平仲

孔平仲字毅父武仲弟用薦累官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龍圖主管兗州景靈宮卒 同上

二孔門人 長源再傳

文清會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程顥 太中子 濂溪門人

劉絢 李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廌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仲良

劉立之

朱光庭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蘇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邢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私淑靳裁之—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李俊民
明道續傳

呂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

明道學案 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爲二卷當有增補特其稿未全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

父珣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釵墜不覺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處得之踰冠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先生謂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爲吾取其首來觀之自是光不復見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槁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奚而不死乃白漕司豫貯米營中死者減半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屬吏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豫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在縣三年民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
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
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公著薦
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
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
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虐務以誠意感
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
及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
說未有一語及于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
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

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
媿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
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倖小成而
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
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
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鎭寧軍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
天方大寒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
自歸勿納必亂卽親往啟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驩呼而入具
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于衆
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

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塌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渙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募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還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慮始息水災請發粟可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以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唯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

告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逮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

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啟文明之運逮後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閒朱子曰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劉蕺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眞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于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

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已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衞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

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鑠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羲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勿忘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睹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石有時而改變繩墨彀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

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閒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
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
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
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爲未有不犯
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于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
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
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
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
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
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
安待窮索蓋其閒調停節候如鳥之肆飛冲然自得便是
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
矣顧未知仁之奚若于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
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即識仁篇所
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
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爲渾然如何之爲義禮
智信而爲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
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于不須窮索句中帶補

出存久自明句而存之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是程子于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
爲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爲淺學者于何而
可以識仁仁不易遽識仍當于未識前思所以求之之方
此未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
溯其源求仁之言出于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
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
矩也心不踰乎矩而有不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
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此
言顧行行顧言心存乎愷悌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爲懷自强遠利無在而不存以
求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此求仁于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
爲仁矣此求仁于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于
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
蓋五人跡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于倫
類間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遷
不貳復禮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
至于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爲宰

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槩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徹斥之爲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日之間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爲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曾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畫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曾不知聖人之言

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況于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爲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爲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總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柰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于孔孟與總之後儒謂性生于有生之初知覺發于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卽以知覺爲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弟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爲

公共之物而天命于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卽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弟之非仁乃貌之而他是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爲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于父母未生前合

含生孰動以爲本覺于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于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于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卽無此身父母卽天地我與父母固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儒釋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爲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于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眞切于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而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于父母人能事事以父母爲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

獻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

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卽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卽大學中庸必愼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于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

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懼

劉蕺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異于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于古祕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遺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而無自私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曰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灣並參講席莫不飽飫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戢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妙處卽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劉蕺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

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

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蕺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

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

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蕺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

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卽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个隨

看卽是千萬个千萬个卽是一个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

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

善之長也成之者卽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

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劉蕺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于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劉蕺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貧勝譬如一疋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劉蕺山曰遡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

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劉蕺山曰把捉正是障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切脈最可體仁

劉蕺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閒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不仁者如邵子所謂不知死過幾萬徧卻是不曾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

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間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記問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爲我疑于仁墨氏兼愛疑于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

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滔于髣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即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澹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即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眞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即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于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雞雛可以觀仁

劉蕺山曰豈惟雞雛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蕺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卽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強欲以人爲湊泊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愼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劉蕺山曰只是陰陽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蕺山曰識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
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
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
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蕺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詰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
下平氣象卻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而象山又本程子之
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
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于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
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爲無見抑亦佛老之
學即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總之不識所爲天道
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

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下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蕺山曰此無欲學聖之旨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卽忠也義以方外卽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飲然而餒知其小也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已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繫于人

人心莫不有知唯蔽于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宗羲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于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蕺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
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
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興于詩立于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斷輪誠至則不可得

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

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

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謹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爲附錄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

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沅謹案此即意也即獨也即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

者也陽明載山乃爲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

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劉蕺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毫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蹈生物平等撞破乾坤只一家禪詮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
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
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
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
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賸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
別有天地
楊開沅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
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
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于目足有助于手總是一箇誠耳
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
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

得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歉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令人大槩止用

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學始于不欺闇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愼獨不待蕺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于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象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

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在室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廢時日于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
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
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
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
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
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
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
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
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謹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
越大明于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

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爲障最惡夫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爲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于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眞譬如開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一卓爾